

# 《证类本草》版本系统划分依据探讨

## ——兼论《绍兴本草》与《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版本系统的归属

李健 张卫 梁飞 袁利 刘佳玉 张瑞贤

**【摘要】** 讨论《证类本草》的版本系统,首先应当明确《证类本草》传本与《证类本草》衍生著作之间的区别,即应当明确《证类本草》传本的基本特征:具备序例、药物各论;各药内容包括《本草图经》药图、《嘉祐本草》的文本、《本草图经》的文本,以及唐氏增补“余药”内容和唐氏续添证类的部分。以此为据,《绍兴本草》并非《证类本草》传本,而《新编类要图注本草》则属于《证类本草》传本。

**【关键词】** 《证类本草》;《绍兴本草》;《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版本

**Discussion of evidence for the division of editions of Zhenglei Bencao - - - and besides on the allocation of Shaoxing Bencao and Xinbian Leiyao Tuzhu Bencao** Li Jian<sup>1</sup>, ZHANG Wei<sup>1</sup>, LIANG Fei<sup>2</sup>, YUAN Li<sup>3</sup>, LIU Jia - yu<sup>1</sup>, ZHANG Rui - xian<sup>1</sup> 1.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l Medic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Beijing, 100029, China 3.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Nanchang, 330004, China

**【Abstract】** Before discussion of the editions of *Zhenglei Benca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ook and its circulating editions (including the features of those edition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Those circulating editions should include preface and materia medica systematics. Their contents should include the text and figures from *Bencao Tujing*, text from *Jiayou Bencao* and contents added by TANG.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above, it was found that *Shaoxing Bencao* was not the circulating edition of *Zhenglei Bencao* while *Xinbian Leiyao Tuzhu Bencao* was.

**【Key words】** *Zheng Lei Ben Cao*; *Shaoxing Ben Cao*; *Xinbian Leiyao Tuzhu Bencao*; Edition

《证类本草》是我国本草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书成后屡经刊行,刻本众多。由于《证类本草》早期的数种重要版本已经亡佚,加之刻本众多,导致《证类本草》一书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版本系统,也造成了历代学者在其版本系统划分方面的颇多争议。

日本·渡边幸三将《证类本草》的版本分作《大观本草》版本系统、《政和本草》版本系统、《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大观本草》版本系统、《重刊经史证类大本草》版本系统和《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版本系统 5 节论述,而将《新编类要图注本草》及其系统版本仅在《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及相关文献的解说一节中加以讨论,但渡边氏所附《经史

证类备急本草》版本系统表仍包含《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的系统版本<sup>[1]</sup>。

日本·冈西为人《本草概说》中“证类本草の版本”一节分“大观本草の版本”、“政和本草の版本”和“政和·大观合并本”3 部分加以论述。而从该书所附“证类本草版本の系统表”可以看出,作者将《证类本草》分为《大观本草》版本系统、《政和本草》版本系统、《绍兴本草》版本系统、《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版本系统,以及属于“大观·政和合并本”的《重刊经史证类大本草》和《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大观本草》的 2 小类版本系统<sup>[2]</sup>。

尚志钧、林乾良、郑金生所著《历代中药文献精华》,对于《证类本草》版本系统的划分与《本草概说》基本一致。仅将《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大观本草》系列归入《政和本草》版本系统<sup>[3]</sup>。

马继兴《中医文献学》将《证类本草》版本系统划分为《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和《绍兴本草》3 类,而将《图经衍义》系统(即《新编类要图注本草》

DOI: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2.04.007

作者单位:100700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李健,张卫,刘佳玉,张瑞贤);100029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梁飞);330004 南昌,江西中医学院(袁利)

通信作者:张瑞贤

系列)、《宝庆本草折衷》、《本草品汇精要》及《本草纲目》等书划归为《证类本草》的衍生著作<sup>[4]</sup>。

《大观本草》版本系统与《政和本草》版本系统是公认的《证类本草》2 大版本系统。学者的分歧集中在《绍兴本草》、《大全本草》与《新编类要图注本草》3 类版本的系统划分上。

笔者曾就《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与《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大观本草》的版本划分问题进行考证,对曾有争议的《大全本草》类版本进行研究和论述,本文将继续深入梳理《证类本草》的版本系统,着重讨论《绍兴本草》与《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的版本划分问题。

## 1. 《证类本草》之概况

《证类本草》的成书及其内容体例,于其版本系统的划分至关重要,故先作扼要阐述。

### 1.1 《证类本草》的内容体例

《证类本草》是以《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为基本框架,参入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而成。经过唐慎微的精心处理,所有文献资料分类列入,最终形成了《证类本草》药物各论的基本体例,包括 4 部分内容(图 1):①《本草图经》的药图;②《嘉祐本草》的文本;③《本草图经》的文本;④“墨盖子(【) ”下标识的唐慎微续添证类、医方等内容。其中,唐慎微续添部分内容占有全书较大篇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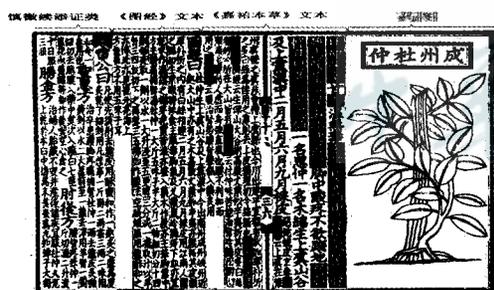


图 1 影印《证类本草》“杜仲”条

此外,唐慎微将北宋开宝、嘉祐本草所删汰之药,重新整理收入《证类本草》,名曰“余药”。据统计,共有“陈藏器余”488 种、“唐本余”7 种、“海药余”16 种、“食疗余”8 种、“图经余”5 种<sup>[5]218-219</sup>。唐慎微收集这些删汰之药,对于了解原出诸书的药品全貌,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唐氏除收集数百种删汰之药外,另新增药物 8 种,以“墨框子”标识。

### 1.2 《证类本草》的题名缘由

《证类本草》是以《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为基本框架,并入唐慎微增补的文献资料而成,其以

“证类”为名,诚源于唐慎微在各药条下所增经史百家医药著述内容,以病证为类,编纂而成,以期能为治病备急之用,故名《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此书题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唐氏著书的初衷,即收集经史百家本草资料,汇集证类方书文献以为疗病备急之用。

以书名昭示作者编写初衷者,又如《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此书作者陈承,亦为蜀地名医,与唐慎微同时,其“患二书(《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传者不博,而学者不兼有也,乃合为一,又附以古今论说,与己所见闻,列为二十三卷,名曰《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参见《大观本草·林枢密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序》)”。

陈氏所附论说,经艾晟首次刊刻《证类本草》时,附于唐氏书相应药条之下,并冠以“别说”字样以示区别。今以晦明轩本《政和本草》统计,共 45 条,仅约 5 000 言。陈氏所附论说较之唐慎微续添的内容甚少,此亦说明陈承编辑其书的初衷是将《嘉祐本草》与《本草图经》合编为一,以达到“书著其说,图见其形,一启帙而两得之”的效果,而新增注说并不是其原本目的。

相反,唐慎微编纂《证类本草》,其各药物条下,续添大量的经史、道藏等相关医药资料,初略统计唐氏引书达 200 多种,新增内容数十万字。唐氏一书的内容远远超出《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2 书内容的总和。此外,《证类本草》相对《嘉祐本草》新增和拾掇药物共达数百种,其分卷同样与《嘉祐本草》将药物分为 20 卷、目录 1 卷不同,而是分作 31 卷(第 31 卷为“图经外类”)、目录 1 卷。

上述可以看出唐氏和陈承著书初衷之不同,如果说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还仅是《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的合编本,那《证类本草》早已超脱此范畴。正如前代主流本草《唐本草》是以《本草经集注》为蓝本,《开宝本草》又以《唐本草》为蓝本,《嘉祐本草》再以《开宝本草》为蓝本新修定而成的规律一样,《证类本草》即是以《嘉祐本草》(包含《本草图经》)为蓝本编纂而成,成为中国本草史上继《嘉祐本草》之后的又一主流本草著作。

## 2. 《证类本草》传本特征总述

讨论《证类本草》的版本系统,首先应该明确《证类本草》传本与《证类本草》衍生著作之间的区别,亦即明确《证类本草》传本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这应为讨论一书版本系统遵循的首要原则。

学者对《本草纲目》版本系统的划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故《本草纲目》的版本系统相对清晰明了<sup>[5]293</sup>。相形之下,《证类本草》版本系统的研究,显得较为混乱,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没有总括归纳出

《证类本草》传本的基本特征。

借鉴《本草纲目》版本系统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证类本草》传本的特征是:①具备序例、药物各论的内容;②药物各论为全书重点,一方面,各药体例应大致包括《本草图经》的药图、《嘉祐本草》的文本、《本草图经》的文本以及“墨盖子(【) ”标识下的续添证类 4 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应当有唐氏增补“余药”内容。尤其是体现《证类本草》命名缘由之“墨盖子(【) ”下唐慎微续添证类的部分是其首要特征,正如李时珍按 3 层次“纲目”编排其书而命之曰《本草纲目》。

《证类本草》上述基本特征的确立,划清了《证类本草》传本与《证类本草》衍生著作之间的界限,使《证类本草》版本系统的研究豁然开朗。

### 3. 《绍兴本草》版本之考证

《绍兴本草》全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由南宋医官王继先等奉诏校定,成书于绍兴年间。据历代目录书所载,《绍兴本草》有 32 卷本和 22 卷本之别。

32 卷本:宋·王应麟《玉海》卷 36 记:“绍兴二十七年(1157)八月十五日,王继先上《校定大观证类本草》三十二卷,《释音》一卷,诏秘书省修润,付胄监镂板行之”<sup>[6]</sup>。此 32 卷本当属《证类本草》校刊本,惜其早已亡佚,今不能确知其貌。

22 卷本:最早见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绍兴校定本草》二十二卷,医官王继先等奉诏撰。绍兴二十九年(1159)上之”<sup>[7]</sup>。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绍兴校定本草》二十二卷。陈氏曰:医官王继先等奉诏撰,绍兴二十九年上之,刻板修内司考,每药为数语辩说浅俚,无高论”<sup>[8]</sup>。明代数家藏书目录亦有载,如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下载“《校定本草》二十二卷,王继先”<sup>[9]</sup>,焦竑《国史经籍志》载“《绍兴校定本草》十二卷,王继先”<sup>[10]</sup>,故 22 卷本《绍兴本草》至明代仍有刻本存世,而《永乐大典》中亦收录了少量的《绍兴本草》条文。如今,这一刻本亦已亡佚,存世者多为此类刻本的多种日本抄本。

本文开篇所列诸家,均将 22 卷本《绍兴本草》作为《证类本草》版本系统的成员而加以论述。笔者认为,王继先于绍兴二十七年完成的 32 卷本《绍兴本草》,才真正属于《证类本草》的传本,然仅刊刻 1 次;因其以《大观本草》为底本,故应归入《大观本草》的版本系统。而后世所刻之 22 卷本《绍兴本草》及抄绘本,则并非《证类本草》之传本,实为《证类本草》之衍生著作。现论述如下:

#### 3.1 二十九年本《绍兴本草》序中所记,表明此刊本不同于《证类本草》

古之书序,多将是书成书之缘由与经过、是书之内容特点与体例等作一叙述。王继先等于绍兴二十九年《绍兴本草·序》言:“天宝中命卢多逊等重定,嘉祐中诏掌禹锡等补注,元陈承著立别说,大观中唐慎微集为证类,谨详古今注说,诸家论议,纷纭淆乱,异同颇多……禹锡补注、慎微证类,又不过备录诸家之异同,亦不能断其是非。以致某药在诸方常用之验,而经注前后之未载,某药合外用与服饵之宜,而辨用的当之未详。执而用之,所误至大,天下后世何所折衷?举而正之,在于今日。恭维圣主中兴,好生之德……以谓本草之书,经注异同,治说讹谬。于是举祖宗开宝、嘉祐之故事,诏臣等俾加校定,仰以见圣人仁德之至也。今敢不研精殚思,博采方术,参校诸家,别其同异。若夫物性寒热补泻、有毒无毒,或理之倒置、义之相反者,辨其指归,无从至当。形象则本旧绘,画以大纲取识,则不敢臆说,执以有据。考方五百余首,证舛错八千余字,而使用之不惑,施之者必验,可以跻上寿,可以致十全。上裨圣政之万一,下以传之于将来,岂曰小补哉?”

观其序中所言,王继先等将唐慎微《证类本草》与《嘉祐本草》、《开宝本草》等前代本草著作相提并论,未有偏重,故知此 22 卷本《绍兴本草》并非针对《证类本草》而作。又“禹锡补注、慎微证类,又不过备录诸家之异同……以致某药在诸方常用之验,而经注前后之未载”一段表明,此次校定之《绍兴本草》是在参校诸家、博采方术的基础上,重点定药物药性之寒热补泻、有毒无毒和义理允当,而对于药图的态度则是“本旧绘,画以大纲取识,则不敢臆说,执以有据”。再者,序末言“岂曰小补”,“补”字会同上述信息,同样说明此 22 卷本《绍兴本草》并非《证类本草》之校勘本。

#### 3.2 22 卷本《绍兴本草》的内容、体例,不符合《证类本草》的传本特征

前已述及,22 卷本《绍兴本草》已佚,存世者多为各种日本抄本,其数目尚难以确定。郑金生曾辑校《绍兴本草》,此是迄今所见有关《绍兴本草》资料最多的辑本。笔者在前人基础上,调查了国内所藏《绍兴本草》的抄本,最终确定以郑金生辑校之《绍兴本草》、神谷克楨本与龙谷本为研究蓝本,并参以其他资料,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22 卷本《绍兴本草》的内容、体例,与《证类本草》有显著的不同,甚合王继先《绍兴本草序》中所言,“参校诸家,别其同异,若夫物性寒热补泻,有毒无毒,或理之倒置、义

之相反者,辨其指归,无从至当”,即药物各条内容不再是笔录诸家论说,而是断其是非、取其确论,以使辨用的当。

例:《绍兴本草》卷 18 鼠妇条:

“鼠妇 味酸,温,无毒。主气癰,不得小便,妇人月闭,血瘕,痢瘕寒热,利水道。一名负蟠,一名伊蟻,一名蛄蟪。生魏郡平谷及人家地上。五月五日取”。

绍兴校定:鼠妇,世呼湿生虫也。性味主旨已载本经,然但利水道方亦间用之,余未闻验据。此即非无毒。多生湿地,当作微寒,有毒是也。

《证类本草》鼠妇条:

“鼠妇 味酸,温、微寒,无毒。主气癰,不得小便,妇人月闭,血瘕,痢瘕寒热,利水道。一名负蟠,一名伊蟻,一名蛄蟪。生魏郡平谷及人家地上,五月五日取。

“陶隐居云:一名鼠负,言鼠多在坎中,背则负之,今作妇字,如似乖理。又一名鼠姑。臣禹锡等谨按《蜀本》注云:《尔雅》云,蟠,鼠负是也。多在瓮器底及土坎中,常惹著鼠背,故名之也。俗亦谓之鼠粘,犹如藁耳,名羊负来也。日华子云:鼠妇虫,有毒。通小便,能堕胎。

“图经曰(鼠妇。生魏郡平谷及人家地上,今处处有之。多在下湿处瓮器底及土坎中,常惹著鼠背,故名鼠负。会作妇字,谬耳。《尔雅》云:蟠,鼠负。郭璞云:瓮器底虫。又云:伊蟻,委黍。《诗·东山》云:伊蟻在室。郑笺云:此物家无人则生。然《本经》亦有此名,是今人所谓湿生虫者也。五月五日取。古方有用者,张仲景主久疟,大鳖甲丸中使之。以其主寒热也。)

“【千金方(治产后小便不利。鼠妇七枚一味,熬为屑,作一服酒调下。)

从例证文字可以看出,所引《绍兴本草》条文,重点考订药物的寒热、补泻、有毒无毒,与所引《证类本草》条文显然不同。事实上,郑金生辑校本中所辑 378 条药物条文,及神谷克楨本、龙谷大学本 22 卷本《绍兴本草》所载药物条文,体例与上文所举“鼠妇”条相同,即:第一部分,选取前代本草著述,主要是截取前代本草中关于药物性味、主治、有毒无毒、产地、采收时令等方面的论述,大字书写;第二部分,王继先等考订的小字注文,冠以“绍兴校定”标识。

对郑金生辑校本 378 条药物条文进行全面对比后发现,除“自然铜”外,其他药物的文本体例中第一部分,即所选前代本草著述的内容,均来源于《嘉祐本草》文献标识中“大字”部分(“大字”刻写的部分内容主要来自《本经》或《名医别录》,以及《唐本

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新增药物的药物正文),而《证类本草》是在《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的基础上,续添大量文献资料而成,故《绍兴本草》所选前代本草论述,与《证类本草》药物条文中“大字”刻写的部分相近或相同(见图 1)。《绍兴本草》药物体例中第二部分“绍兴校定”内容,即《绍兴本草》序中所言“考方五百余首,证舛错八千余字”的内容,主要是王继先等对药物性味、毒性、功效、炮制加工、药物鉴定等方面的考订注文。又前文提及《绍兴本草》之“自然铜”条,其第一部分还选取了《本草图经》、《雷公炮制论》的相关内容,以及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别说”部分的内容。笔者认为,所增 3 部著作的内容与“自然铜”的炮制、鉴别密切相关,与后文“绍兴校定”内容相呼应,符合本书考订药物的宗旨,故而选录。

笔者又对 22 卷本《绍兴本草》的药图进行了统计。郑金生辑校本药物目录载药 708 种,附图 799 幅(制盐图、阿胶均作 1 图统计);龙谷本目录卷记载药物 609 种,收载药图 795 幅。郑金生辑校本的底本为 19 卷神谷克楨本,是已知保存资料最为丰富的日本抄本,而龙谷本亦为保存较完整的残卷,2 抄本的药图数目相差无几。刘甲本《证类本草》的药图约 900 幅,推测 22 卷本《绍兴本草》之完本药图数目可能接近《证类本草》的药图数。又《绍兴本草》中很多药物仅有药图,而无文字记载,正好符合《绍兴本草》序中所言,“形象则本旧绘,画以大纲取识,则不敢臆说,执以有据”,即《绍兴本草》对于药图是完整转自旧绘<sup>①</sup>。

综上所述,尽管 22 卷本《绍兴本草》参考了《证类本草》,但并未呈现《证类本草》的基本特征,而是有着明显的区别。冈西为人曾推测,“1157 年王继先校定的是《大观本草》,先由国子监刊行。继而于 1159 年奉诏再校《大观本草》,加上注解,名之为《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原书未刊,由修内司将其新注和药图节略为二十二卷刊行”<sup>[5]233</sup>,笔者认为不无道理,且很可能即是当时的事实。然由于史料的匮乏,尚不能证实。

能够确定的是,现存 22 卷本《绍兴本草》,其内容与体例,都与《证类本草》相去甚远,尤其是并未收载反映唐氏《证类本草》一书命名缘由的续添“证类”之内容。故笔者认为,22 卷本《绍兴本草》版本系列不具备《证类本草》传本的基本特征,应当从《证类本草》的版本系统中划出,或可将其归为《证

<sup>①</sup> 旧绘当指《本草图经》药图,因《证类本草》药图也同样来源于《本草图经》。又《绍兴本草》之药图刻画较《证类本草》精细、美观,推测其未必是参考当时《证类本草》的传本《大观本草》的药图,而很可能是直接参考《本草图经》的药图。

类本草》的衍生著作。

#### 4. 《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版本之考证

此书后世刊本现存数种,题名有《新编类要图注本草》、《新编证类图注本草》、《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和《图经衍义本草》之别。笔者调研了国家图书馆所藏元刻《新编证类图注本草》、《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明刻道藏本《图经衍义本草》,中国中医科学院所藏《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及涵芬楼影印明道藏本版本,认为此版本系列的数种刻本,确如尚志钧等所言,“上述 4 类刊本,从分卷及节取内容来看,实出同一祖本”<sup>[5]238</sup>。本文选取国家图书馆所藏元代《新编证类图注本草》刻本作为研究、比较对象,与《证类本草》进行比对,结果如下:

①序跋、序例部分基本相同。《新编证类图注本草》收录了《大观本草》中除艾晟序外的序跋、序例内容。

②药物各论基本保持《证类本草》关于药物的编写体例,但内容有所节略。药物各论之药图,其构图框架的特征、细节线条的描绘、药图的相对大小等,与《大观本草》较为接近,表明《新编证类图注本草》的药图传承于《大观本草》。但《大观本草》中部分药物含多个药图,而在《新编证类图注本草》中则多遭删减。

例如:柴胡条,《证类本草》记载 4 幅药图,而《新编证类图注本草》删为 2 幅;牛膝条,《证类本草》载 4 幅药图,《新编证类图注本草》记载其中 3 幅。

《新编证类图注本草》的药物文字记载,同样包括《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文本和唐慎微续添证类部分。但传承于《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的内容,常因所载注文较多,而有删节。例如:桑根白皮条,“图经曰”下小字注文“出抱朴子本方”后文字删减。唐慎微续添证类部分同样也存在删节,如“《千金方》”下漏一个“又方”内容、“葛氏方”下漏多个“又方”文字记载。诸如此类的删节常见于内容丰富、文字记载和附方较多的药物条文。《新编证类图注本草》的药物数目同样有所删减,其记载药物均来自《证类本草》,但对唐慎微记载的“余药”条目删减较多,其中又以“陈藏器余”删减最多。

此外,《新编证类图注本草》将寇宗奭《本草衍义》的内容增附于各药之下,与晦明轩本《政和本草》增附《本草衍义》内容的做法相同,附于药物条文末尾。

③分卷不同于《证类本草》。《新编证类图注本草》全书 42 卷、序例 5 卷,共 47 卷。将《证类本草》

的内容拆分过细,反而失于冗杂而缺少条理。

例:《证类本草》卷 1 序例上,《新编证类图注本草》拆分为序例卷 1、卷 2;《证类本草》卷 2 序例下,《新编证类图注本草》拆分为卷 3 至卷 5;《证类本草》卷 3 玉石品上部,《新编证类图注本草》拆分为卷 1、卷 2。诸如此类。由于各卷的拆分,个别药物顺序亦有调整,但整体顺序变化不大。

④文献标识遗漏、简略较多。《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的文献标识,较之《证类本草》以前的主流本草,有较大的改变。如:《本经》文和“别录”文都用大黑字标识,已不能将两者内容区别开来。又如:《嘉祐本草》新增注文,由“臣禹锡等谨按某书云”字样简化为“臣禹锡云”。《新编类要图注本草》及其他刻本在文献标识方面的有失严谨、遗漏颇多,也成为此传本系列的特征。

综上,《新编类要图注本草》及其版本系列,除新增《本草衍义》内容外,其内容皆取自《大观本草》,内容的构成上包含《证类本草》序例部分、药物各论和增补的“余药”。其药物的分部同于《大观本草》,然分卷细而繁冗,并有所删减。经粗略计算,尽管《新编类要图注本草》删减部分“余药”,并节略药物各论中个别文字内容和个别药图,却仍保存了《证类本草》约 90% 的内容。故笔者认为,《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版本系列具备了《证类本草》传本的基本特征,应当归入《证类本草》版本系统,但命名曰《证类本草》的节略本系统更为恰当。

#### 参 考 文 献

- [1] 渡边幸三. 唐慎微の經史証類備急本草の系統とその版本. 东方学报, 1952, 3: 160-206.
- [2] 冈西为人. 本草概说. 东京: 创元社, 1977: 117-146.
- [3] 尚志钧, 郑金生, 尚元藕, 等. 证类本草: 文献源流丛考.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3: 10-15.
- [4] 马继兴. 中医文献学.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277.
- [5] 尚志钧, 林乾良, 郑金生著. 历代中药文献精华[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9.
- [6] 王应麟. 玉海. 影印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 扬州: 广陵书社, 2003: 1195.
- [7]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題//中华书局编辑部. 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 宋代卷: 第 1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708.
- [8] 马端临. 文献通考//中华书局编辑部. 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 元代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96.
- [9] 陈第. 世善堂藏书目录//中华书局编辑部. 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 明代卷: 第 2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55.
- [10] 焦竑. 国史经籍志//中华书局编辑部. 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 明代卷: 第 2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861.

(收稿日期: 2011-07-14)

(本文责任编辑 张海鹏)